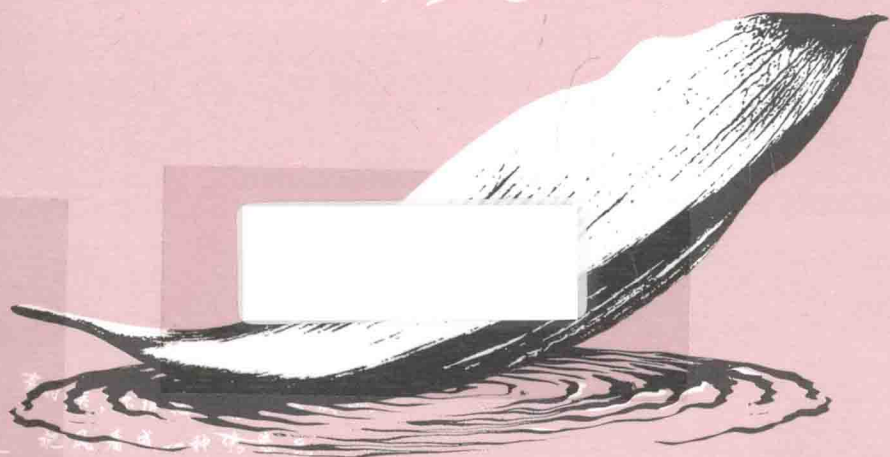


小妹进城

陈仓／著



有时候，你得把一滴雨看成泪
记错看成某人的心头肉

有时候，你得把无成长性的影子
和影子当成一把燃尽的大灰

有时候，得原谅我要装假腿一只
要装了一双错乱的眼睛

红旗出版社

小妹 进城

陈仓
／
著

红旗
出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妹进城 / 陈仓著. — 北京: 红旗出版社, 2015.4
ISBN 978-7-5051-3387-7

I. ①小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11090 号

书 名 小妹进城
著 者 陈 仓

出 品 人	高海浩	特约编审	王 昉
总 策 划	袁 敏	责任校对	刘宁宁
总 监 制	徐 澜	书籍设计	张晓飞
责任编辑	陈 桔 赵晓思		

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
地 址 (南方中心)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 号
邮 编 310039 编 辑 部 0571-85310271
E-mail 672329804@qq.com 发 行 部 (北京)010-64036925
(杭州)0571-85311330

欢迎项目合作 项目电话 (北京)010-84026619
(杭州)0571-85310271

图文排版 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	889 毫米×1194 毫米	1/32
字 数	97 千字	印 张 5.5
版 次	2015 年4月北京第1 版	2015 年4月杭州第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51-3387-7 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·负责调换

目录

上海不是滩／1

创作谈：如何界定一株秧苗的身份／120

小妹进城／123

创作谈：充满怀疑的社会没有浪漫／167

你牵一只土狗
她牵一只洋狗
你们相遇在一个十字路口
两条狗在来来往往的街上
一眼就认出谁是人，谁是狗
它们欢叫着跑到马路中央
搂着，抱着，亲着，闹着
如果有手，它们肯定会像人
握一下，再握一下
你们彼此都不认识
就算认识也不会和狗一样如此亲密
你与她吆喝着把两只狗各自赶开
希望它们和你们一样
各摇各的尾巴，各走各的路
你们要把人类的冷漠，像病一样
传染给你们的狗

上海不是滩

她出现的地方为什么叫上海

到底是为钱？为官？还是为色？诱惑实在是太多了。陈元在要不要闯荡上海滩这件事上，开始是犹豫不决的。白云观的道士为他占了一卦后，丢下十六个字：此去东方，必犯桃花；土入水中，何去何来。

陈元犯的第一个嘀咕，是上海这地方有些邪门。海是百川所归，是水之最低，整个地球都叫下海，唯有这地方叫上海。像是把海搬到空中去了，安到每个人脖子上去了，他们顶着的是不是脑瓜子，而是一个大海似的。意思相当明白，无论你是哪条江哪条河，想到我们这地方来，那得上，和上酒馆、上天堂，都是一个意思。

陈元犯的第二个嘀咕，是上海这地方没办法做男人。这确实是一块黄金宝地，扫厕所的也可能一夜之间暴富，哪天清理一堆屎疙瘩的时候，说不定就是一块拳头大的金子。对于这一点，陈元是信心满满的。但是最大的问题是，在上海做什么都好，就是做男人不怎么样，真的跟扫厕所拾金子一样，要低着头，哈着腰，捂着鼻子，做个又臭又憋屈的有钱人。你稍微直一下腰，大一点声，偷一下懒，像一点男人，那女人必定指着你说，你还算男人吗？上海女人对男人的理解，就是对泥鳅的理解，既要好吃，又要剔掉骨头。

陈元犯的第三个嘀咕，自己玩的是新闻，最大风险是政治，而上海这地方最讲政治。据说有一位新闻人，打打杀杀一辈子，好不容易爬到正局级，却因为把“成立”错写成了“独立”，一个字，一下子一撸到底，小妖精被打回原形，仍是一只绣花鞋，连个小记者也做不成了。这一字之差，确实天地之别，大错特错。

对于上海，让他为之心动的，也有几个方面。

第一个是钱。人家愿意一下子出五十万的安家费，看在钱的份上，在上海滩呛一肚子的臭水，那也是值得的。现在是什么社会？是信仰金钱的社会，如果谁说跳一次江，就给一万块呛水费，恐怕跳下去的人，会把黄浦江给填平了。

第二个就是女人。对于陈元这个三十多岁的单身男人来说，最渴望得到的就是女人，也是这么多年追求的终极目标。他觉得，男人这一辈子，钱，权，什么都是身外之物，唯有女人是可以进入体内的东西，你想躲也躲不掉，你想抛也抛不开。活着的时候，寂寞了想女人，快乐了要女人。就是吃顿饭吧，没有女人陪着，也像空气中没放鸡精似的，不新鲜。死了的时候，还要和女人并肩埋在一起，这也罢了，不过是两个名字，一把骨灰。而和女人一厮混，一搅和，就会组成一组特殊的DNA，你想拆开吗？那得先去学学人家房屋拆迁组的功夫，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拆不掉的。女人既然不是什么坏东西，躲不开，抛不

掉，那就干脆当成一件紧身内衣，让她护着自己、贴着自己，有什么不好的呢？对于白云观道士的十六个字，陈元分析，前半句是说自己此去上海，可能会在女色方面犯事。就凭这半句，陈元已经放心了。在世上混，犯在谁手中，都不如犯在女人手中有趣，可谓是“宁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”。

让陈元下定决心闯荡上海滩的，还真是一个女人，是陈元偶然在上海遇见的一位绝世佳人。当时与这位佳人的交往，还仅仅停留在一张照片上。除了这张照片之外，陈元对她一无所知。一无所知，并不影响陈元美妙的牵挂，就跟你看到两只翩翩起舞的蝴蝶，虽然不晓得它们从哪里来，是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变的，更不晓得刚才它们有没有偷吃一些不干不净的小东西，但是你说，它们美不美？

美得很，美得像两个私奔的小冤家！陈元在飞往上海的航班上，看着窗外涌动的云朵，又想起上海滩的那个女人，禁不住脱口而出。

闯荡上海滩仅仅为了流水落花

陈元在西安工作时，也是在一家报社。因为缺少资金准备关门的前一个月，陈元作为一个小小的社会部主任助理，挺身而出，叫嚣着要拯救报社，拯救几百号人的新闻理想。挺身而出的人基本上都是小巴辣子，虽然人微言轻，但是懂得因材施教，不堵枪眼不炸碉堡，一辈子都是个小巴辣子的土疙瘩。陈元不能跟人家比，他觉得自己是一块抹布，如果能堵住一个老鼠洞，也算是成就了一番事业。

报社开始是不相信陈元的，但是马上就要关门了，心想就让他折腾一下吧。陈元就策划了一个彩票一样的开奖活动，大意是这样的：如果订一年他们的报纸，就可以参照彩票一样摇奖，最高奖金五百万！也就是说，陈元把这张报纸，一下子变成了一张举世无双的大彩票。一时间，跟陈元一样买了多年彩票的人，就跟疯了似的，不再买彩票了，而开始抢订他们的报纸，因为订报纸虽然花费很高，但是中奖的概率更高，投入与回报是成正比的。那个买彩票中了三点六亿的家伙，据说也订了一份他们的报纸。

几天之内，陈元他们的报纸就征订了四十万份，一份优惠价两百八十块。报社一时进账一亿一千二百万，扣除

派奖与花销，还有七千三百多万元。七千多万元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一下子就解决了资金危机。广告商都是唯利是图的跟屁虫，看到发行量一举超过西安城所有的报纸，拥有的还都是固定读者群，所以纷纷抢着签订广告投放合同，特别是一些奢侈品牌。短短几天，半年的广告版面都被抢空了。报社不但一下子不关门了，而且成了西安城的龙头老大，盈利了。

陈元一时连升四级，被提拔成了副总编，还配了一部长安福特小轿车。他一个策划救活一张报纸，成了中国传媒界的神话，连监狱里的《囚报》都打电话想专访他。

当然，陈元的名字和大多数银行的名字一样，迅速传到了上海滩。此时，上海滩也有一家报社出现了几乎相同的资金危机，几年来印报纸就跟烧钱一样，把好几家入股的优秀企业几乎给烧掉了。当时不算欠下的印刷费，报社的账面资金据说只有几十块钱了，跟外地来的一个流浪汉差不多，上顿还没吃，下顿已经等着了。最后没有办法，连办公室里美化环境的几盆天堂蕉之类的植物也卖掉了，用来支付电费。员工六个月几乎没有发过钱，外地来的记者们已经走上了借钱的生活之路。有人实在交不起房租，干脆就睡在了办公室。

有一个叫师长安的单身男人，好不容易泡了一个女人，已经宽衣解带哼哼哈哈了，却被女人一把推开了，说现在艾滋病流行，一定得戴套子。

师长安身无分文，买是肯定不行的。他提起裤子，先去大街上找免费的发放机，跑了好几个地方，要么被人取空了，要么已经坏掉了。最后跑到一所小学门口，仅剩下的一个，竟然被一个穿着校服的小青年抢走了。小青年说，我如果失手了，就没法上学了，这是前途问题。等我哪天走出校门，我才不会这么无耻，下点小雨就要打伞。师长安没有办法，就向一个姓林的记者借，姓林的老男人说，套子倒是有一个，不过自己已经翻过来翻过去用了两遍了。如果他要，就送给他吧。师长安拿着这个重复利用的安全套，用水冲洗了一下，回到那个女人身边时，女人一脸桃花谢去的样子，说，你个死人，跑哪里遛了这么长时间，我已经自己动手了，累死了。你把安全套预备着，等下次吧。气得师长安一时觉得没劲，就把这安全套吹得像气球一样，然后双手一拍，“啪”的听了一次响声。

报社社长觉得有些夸张，但是记者们的处境大体差不多，所以十分痛心，就决定赌一把，要把西安城的陈元请到上海滩来。报社社长托人把陈元约到上海，第一次面谈的时候，陈元就两个字：不来。

社长说，这可是国际化大都市，你晓得吧？那金茂大厦八十八层，现在正盖着的上海中心，一百零一层。还有姚明、刘翔，都是阿拉上海人。还有，在上海工作的领导，多数都进中央了。

陈元真想说，楼再高，你以为这是我家的吗？我能站

在八十八层朝楼下撒尿吗？就真是我家的，我站得再高也不见得能做男子汉，高度与硬度，根本就是两码事嘛。再说这些名人与领导吧，虽然和我们住在一个城市，同在一片灰蒙蒙的天空下，但又不是睡在一张床上，顶个屁用！

社长见陈元不说话，就不停地催着说，你可以提条件呀。

陈元说，那就一辆福克斯，中环内一套房子，外加五十万元的安家费。如果可以，那就再配一个女秘书。

陈元最后说，前边的条件是一口价，至于女秘书嘛，只是开个玩笑。

社长说，女秘书倒是最容易解决了，两个三个不是问题。只是房子车子票子呀，加起来好几百万元呢，报社如今穷得叮当响，这得回去研究研究再说。

陈元心想，一个连绿化植物都卖掉的单位，哪里筹钱去？这不等于向乞丐要捐款，向太监要孙子吗？这么高的要求，对方肯定知难而退的。说白了，陈元根本就不想挪窝子。

社长说，研究是需要时间的，这几天你就借机在上海转转吧。陈元就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，游了一次外滩。这是社长有意安排的教育活动，希望用一座美丽发达的城市做筹码，来增加陈元的荣誉感。空麻袋背米，是机关部门惯用的手段，在物质极其有限的情况下，就用精神来鼓励。精神这东西张口就来，要多少有多少。这年头你看

看，除了实在坏得不行的人，谁没有几个奖状呀、荣誉证书呀之类的红本本？就真是坏人，跑到监牢里，也会有优秀犯人的鼓励。物质与精神还有一个转换的问题，物质可以换来精神，比如你有钱了，就可能当个代表呀先进呀什么的；但是你如果舍得那些红本本，放到市场上去看看，不如破铜烂铁，是卖不出几个钱的。有个体育明星不是卖过金牌吗？结果如何呢？陈元不是虚荣之人，他心里一直有一句座右铭：大胆做事，好好做爱，不浪费这个伟大的好时代。

但是这一次外滩之游，却恰恰成了陈元出师上海的关键所在。他不是被黄浦江两边的霓虹艳影所吸引，更不是真想把那金茂大厦的产权改到自己的名下。当他索然无味地要离开时，陪同的人努了努嘴说，你看这个女孩子怎么样？

陈元打眼望去，一下子就被这个女孩子迷住了。她抱着双腿，坐在外滩的青石台阶上，明眸皓齿，苗条婀娜。那双眼睛，似醒似睡，似有似无，迷离地看着江水。手中则捻动着几支白色的百合花，她不时地掐一朵花瓣，抛入黄浦江中，看着落花流水，正应了“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”的美景。对面是陆家嘴直入云霄的高楼大厦，背后是外滩百年的历史老建筑，这不是画中才有的影像吗？陈元当时就想，她的身边再有一个男人依偎着，而这个男人就是我陈元，这一生该多美妙啊。

陈元问，你认识她吗？

陪同的人说，要认识就好了，这么漂亮。

陈元连忙拿出手机，装作要拍景色的样子，喀嚓一下，把这个女孩子的情影藏入了自己的手机。

女孩子看到自己被闪了一下，却并不责怪，像是徐志摩的诗一样：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。甚至还拢了拢头发，故意摆姿势给人拍照似的。全国人民都说川妹子好，那是说川妹子的皮肤好，白，嫩，摸起来有感觉，看上去有想法。但是陈元却发现，上海外滩的这个女孩子，除了白嫩之外，还有嗲，曼妙，时尚，十个天府之国，也无法相比。也许和上海的殖民地文化有关，女孩子本身就是从四面八方涌来的，像是一个个泥坯子，在上海这个大熔炉里，经过各种各样的文化打磨、上釉、烧制，最后就是景德镇的瓷器了。这不就是自己人生最终追求的收藏品吗？

从外滩回来，社长再次与陈元会面时说，大家讨论了一天一夜，只能解决五十万的安家费，这些钱也只好用报社的两部破别克抵押贷款。社长说，至于房子与车子，现在虽然不行，等报社的经济情况好转了，有钱了，什么都可以商量的。

社长与陈元谈条件的时候，陈元正好在玩弄自己的手机，翻看那天在外滩拍下的美女照片。他天天在看，时时在看，这是他这一生看得最细致、次数最多的一张照片